

《夏夜吐香》之弦音

（吴开森）

“夏秋之夜，回思过往，人生犹如花儿一般，日日夜夜采撷了天地的精华、喷薄待发。及至有一晚，把厚积久蕴的芬芳一股儿吐了出来，希冀能为人间留香……”

夏兰和我同在峇隆Balung乡镇长大，同在峇隆中华学校念完小学。可能世上事难以会有那么多的巧合，无独有偶，夏兰夫婿黎榜云也是我初中同窗挚友，我曾写一篇拙文叙述适在任抹中华中小学念初中时，于课余时间走街串巷，去任抹“佐合”鸟集(pasar burung -Johar)寻觅鸟鸣、去任抹广肇会馆后巷“川普”Jompo河道与黎榜云、戴宗廉等一伙同学“探奇觅幽”，就是我们求学时期课余活动的真实写照。更不可思议，家慈亦是黎氏宗姑；家严生前在乡镇开店谋生，也是黎兄上辈“琪盛商号”的客户；而夏兰令尊吴水标宗伯不单是家父至交，两方亦有生意上的来往。由是观之，我与吴夏兰、黎榜云夫妇是情上更亲，交情致深无

与伦比。算起自从我们懂得记事起，70余年过去了，在人生的长河中，这70余年，隐藏在这数字背后的故事，欢乐与泪水、成功与失败，一连串的故事，回想起来多么令人心震撼与无限感慨……

黎榜云、吴夏兰夫妇后来辗转赴椰创业，虽然双方来往已不像往昔频繁，但缘于对文学有着同样的爱好，故不时仍会借助群组的华文接龙平台，抑或校友会的各种活动得以延续。他俩性善人缘好，广交四方文友，这肯定已是朋友们的共识。华师前校长符福金老师，在世时曾向我透露他俩的好客，叙起于赴椰时深得他俩的热情招待，甚至于符老师往生前数月，夏兰还曾特意托我送去保健食品给符老。符老师虽然已是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但他培养出来的桃李不负所望，那在天之灵也必将告慰。

人生三步措，假如早上的朝阳是充满生气，那中午的太阳正好是如日中天的旺盛，而夕阳时分人生就开始进入了晚年。

生活中，想像我们走过来的、曾经拥有的，那就是一种幸福。世事也没有永恒不变的，放开眼量，沧桑变迁，视若云淡风轻，此生也就无怨无悔了！时至今日，我们一众发小伙伴：吴夏兰、陈风珠、王桂英和我等，这一辈幸蒙上天怜惜的“肖猴”、“肖鸡”族群仍能亲密来往无间，举凡大小琐事，不分巨细，我们之间交叉谈话、乡音交错，互通信息的“热线”从未中断，实为人生之大幸。夏兰打自求学时期爱好文学，喜欢撰写文章，旧年写的好文章在报章刊登过后，大都会转载于校友会特刊，故绝大部份由我经手。现夏兰有幸得到黄碧珍文友的大力支持，十几年下来不辞辛劳替她收集并搜罗旧作，又用心挑选与文章有关连的图片去搭配，以凑使文集图文并茂，增加其可读性，诸事关怀备至，这对著书者而言切是莫大的幸运。碧珍诚心待人，真挚助人，对待朋友一视同仁，恒持“成事必定有我，功成不必在我”之高

尚情怀，乐得我坐享其成，收受了一摞子整理好的文章资料，仅仅负责构思书名、设计封面及规划文集的印制等一概出版事宜。夏兰晚年出书，形同蒂熟瓜落，春华秋实。感念夏兰平时待友情真，博得众文友的好感，而且，泗水丘思千老师也不吝为书名《夏夜吐香》惠赐墨宝，大家同舟共济祈祷文集的早日付梓以圆其出书梦。在这齐心协力的众志成城情之中，论功劳最大者，舍碧珍其谁？

黎榜云、吴夏兰

夫妇俩，家庭和睦，孩子个个事业有成，生活幸福无忧。他俩晚年取得很多体会并得到很大的感悟，明瞭人生走到今天着实不易，感知生活中已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坑，深谙人生必须能够留白，不要太满，让生活轻装，为自己留下更多空间；留白含蓄而巧妙，少了浮夸与张扬，多些真情和切意，生活自然而然就充满了悠远与隽永的韵味！

“生如夏花，夏夜吐香。”



吴夏兰 著